

有的人走了， 人体器官捐献不断谱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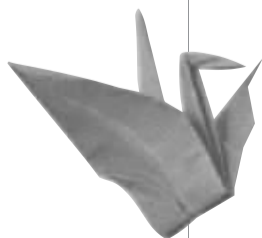


□记者 童程红 林诗舟
实习生 张虹

“有的人死了，他还活着。”臧克家的这句诗是人体器官捐献者最真实的写照。

2011年12月13日，60岁的新宁波人孙永海开启了宁波市人体器官捐献事业的先河。他捐献的一肝两肾双角膜，挽救了3名危重患者的生命，又令两名因角膜病变致盲的患者重见光明。5个家庭的未来因为孙永海及其家人的善举而改变。之后，越来越多的捐献者在宁波涌现：杨洪祥、帅远杰、小金龙、梁梅宁……一个个熟悉或不熟悉的名字背后，蕴藏着多少人间大爱，不断谱写着感人故事。

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王小平表示，我市的人体器官捐献事业起步较晚，但发展较快。截至目前，我市已有600多名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，实现捐献36例。角膜捐献志愿者363人，实现捐献72例。数百名受捐者因此收获了新生和光明。



讲述

捐献者亲属： 如果再来一次，我们还是这样选择

来自鄞州区邱隘镇渔金村的陈财龙，是我省首例生前登记、身后实现捐献的志愿者。这位有2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，2003年在一场车祸中不幸负伤，从此腿脚便落下了残疾。“伤后住院治疗期间，我爸目睹了伤病与生死给身边人们带来的痛苦，他对生命的意义也有了新的感悟，似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渐渐萌生了在身故后捐献器官救助别人的想法。”陈财龙的儿子陈良栋说。

2012年2月20日，陈财龙来到当地红十字会填写了《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书》，成为鄞州区最早的几名人器官捐献志愿者之一。而2013年7月初一个晚上，时年56岁的陈财龙因为突发脑溢血最终没能醒来，儿子与母亲商量后决定完成陈财龙最后的遗愿，他的一肝两肾在捐献后最终成功救治了3名重症患者。

在儿子眼中，陈财龙是一个为人实在而不苟言笑的人。谈起父亲当初的这个决定，陈良栋至今依然感怀良多。他告诉记者，父亲生前常说，一个人可以平凡但不可以平庸，器官捐献也是一种社会正能量的传递，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延续生命获得幸福。虽然在父亲刚决定登记器官捐献的时候，也受到了周围不少人反对，但是如今来自社会的感谢和认同，也让父亲当初的这份坚持，开始获得亲友们的理解。

“虽然我们日子依旧过得紧张，但从未后悔当初把慰问金捐给贫困学生。”陈良栋说。采访中他反复提到了“正能量”和“平淡生活”，来自父亲的大爱，也让他感同身受着去努力践行为社会服务的理念。

器官捐献的大爱，也从来都不分地域。我市首例人体器官捐献者就是一位来自东北黑龙江的汉子——60岁的“新宁波人”孙永海。时隔数年，孙永海的儿子孙明星已经离开宁波到上海打工，谈起当年捐献父亲器官的决定，他回答得毫不犹豫，如果再来一次，还是这样选择。如今的他是一名坚定的器官捐献支持者，关注着宁波器官捐献事业的蓬勃发展。义务献血、地震捐款他都会踊跃参与，继续延续着他父亲的大爱。

而我市的第二例、云南首例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，是在我市宁海县这个第二故乡务工了11年之久的44岁建筑工人杨洪祥。因为交通事故不幸身亡后，家人向当地红十字会表达了要帮助杨洪祥完成“死后也要像孙永海那样捐器官去救人”的心愿。而就在杨洪祥捐献器官后的第三天，在我市打工的贵州籍农民工帅远杰，成为了我市第三位人体器官捐献成功志愿者。

“人死后与其一把火烧掉，不如把有用的器官捐出去去救一救别人。他虽然走了两年了，可是他的两只眼睛，却又长在别人身上，重新看着这个美好的世界呢。”杨洪祥的儿子提起当初器官捐献这个决定，至今仍然感到欣慰和自豪。

受捐者： 活得好，才是最好的报答

日前，在鄞州二院肾内科病房，34岁的郑先生脸上总是挂着笑。在等待了5年后，这名重症尿毒症患者终于等到了合适的肾源了——那是一位意外过世的爱心人士捐献的肾脏。20多天前，他接受了肾移植手术。手术很成功，术后，他的脸色红润了，脚步轻快了，可以放心喝水吃水果了。对于尿毒症患者来说，水是致命的。生病的5年里，他已经不记得大口喝水的感觉了。

他是一家通信企业的网络维护人员。5年前，他因为突然呕吐不止入院治疗。当时被检测出肌酐高达1300μmol/L，是正常人的10多倍。他被诊断为尿毒症晚期，当天就做了血透。“我一听到尿毒症几个字，人就晕过去了。醒过来后，我和妻子在病房里抱头痛哭，我妈一夜之间头发就白了。几个月后，我才慢慢接受了现实。”郑先生说，那段时间，他感觉天都是灰的，但心里却有个坚定的信念：活下去。

5年里，他每周要做两次血透，每次4个半小时。一天只能摄入500毫升的水分，一旦过量，人就会浮肿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。有时候，上午多喝了两口水，郑先生就只能选择不吃中饭，啃几块饼干充饥，或者吃点泻药，通过拉肚子的方式将身体里的水分排出去。

由于肾源少而患者多，他苦等了5年，经历了10多次配型都没有成功。其间，他也见到了好几名病友，因病情过重，病程过久，失去了肾移植的手术指征，只能靠频繁的透析维持生命。

20多天前，他又被通知去配型，这一次，成功了，“接到电话那一刻，我都不敢相信，这是我生病以来最高兴的一刻。”他说，当时，他心里只有一个声音，自己能活下去了。放下电话，他和妻子抱在一起，又哭又笑。

当天晚上，他接受了肾移植手术。再过10几天，他就可以出院了。这段时间，他在网上挑选对戒，他想要在戒指上刻上自己和妻子的名字，刻上手术的日子，“买戒指有两个目的，一是感谢妻子这些年的不离不弃，二是时刻提醒自己，是捐献者给了我新生。”他说。

朱师傅是和他同一个病房的病友，今年49岁，奉化人。朱师傅得的也是尿毒症，在同一天接受了肾移植手术，肾源来自同一名捐献者。手术后，朱师傅有个愿望：活过20年，“听说，如果保养得好，肾移植的患者一般能生存10几年，我希望突破20年。”朱师傅说，自己活得好，活得久，才是对那些捐献器官的人最好的报答。